

遠道集

孫犁
著



耕堂文集十种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耕堂文集十种

遠道集

孫犁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道集 / 孙犁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2.5

(耕堂文录十种)

ISBN 978-7-5306-6108-6

I. ①远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142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6 字数 99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9.00 元

目 录

芸斋小说 / 1

幻 觉 / 1

地 震 / 9

还 乡 / 16

小混儿 / 24

修 房 / 29

牲口的故事 / 37

住房的故事 / 41

猫鼠的故事 / 45

夜晚的故事 / 49

火 炉 / 54

母亲的记忆 / 56

乡里旧闻 / 59

——吊挂及其他

吊 挂 / 59

锣 鼓 / 60

小 戏 / 60

大 戏 / 61

青春余梦 / 64

芸斋梦余 / 68

关于花 / 68

关于果 / 70

关于河 / 71

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/ 73

关于小说《蒿儿梁》的通信 / 84

与《南开文艺》编辑的谈话 / 92

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 / 97

——给蒙古族作家佳峻的信

商展思的诗 / 104

致贾平凹 / 107

谈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 / 111

《孙犁散文选》序 / 113

我和《文艺周刊》 / 115

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/ 119

文林谈屑 / 130

电报约稿 / 130

小说名目 / 131

自然生态 / 133

文字疏忽 / 135

刊物面目 / 137

文章题目 / 138

评论家的妙语 / 139

“复杂的性格”论 / 141

名山事业 / 143

宾馆文学 / 145

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147

小说杂谈 / 151

小说与青年 / 151

小说与历史 / 153

芸斋琐谈 / 157

谈 忘 / 157

谈 迂 / 160

谈 书 / 163

谈稿费 / 166

谈 师 / 169

谈 友 / 173

序的教训 / 177

旧抄新识小引 / 180

芸斋短简 / 182

关于写游记的一封信 / 182

致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马秀华 / 183

致山东鱼台李贯通 / 184

致山西临汾侯桂柱 / 185

致江西都昌县文化馆王萍慧 / 186

致天津业余作者黄淑兰 / 187

芸斋断简 / 189

我读过的中篇小说 / 189

我写过的电影脚本 / 190

删掉的忠告 / 192

裁下的半截信 / 193

后 记 / 195

芸斋小说

幻 觉

如果有的读者记忆好,当记得我在芸斋小说之五,写到了我的老伴的悲惨的逝世。

她死了不到一年,也就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,我的处境有了些好的转化。在原来的戍所,给我增添了一间住房,光线也好了一些,并且发还了书籍器物,夜晚,我可以安然地看看书,睡睡觉了。

人乍从一种非常的逆境险途走过来,他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,或者说是一种毫没来由的劲头。我忽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,世界大放光明。于是我吟诗作赋,日成数首,吟哦不已,就是说新病并未痊愈,旧病又复发了。

恢复了原来工资,饭食也好了,吃得也多了。身上的肉,渐渐也复原状了。于是又有了生人的欲望,感到单身一人的苦闷。夜晚失眠,胡思乱想,迷迷糊糊,忽然有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,对我深情含笑地说:

“你感到孤独吗?”

“是的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!”

“我刚从群众中回来,这些年,我一直在群众中间,不能也不敢稍离。”

“他们可能不了解你,不知道你的价值。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。”

“我价值几何?”我有些开玩笑地问。

“你有多少稿费?”

“还有七八千元。”我说。

“不对,你应该有三万。”

她说出的这个数字,是如此准确无误,使我大吃一惊,认为她是一个仙人,有未卜先知之术。我说:

“正如你所说,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,但在文化大革命中,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,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,我为了保全身命,把其中的大部分,上交了国库。其

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,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。这些事已经过去,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,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,你在银行工作吗?”

她笑了一笑说:

“这很简单,根据国家稿费标准,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,是很好推算出来的。上交国库,这也是无可非议的,不过,你选择的时机不好,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。现有多少无关,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。”

我望之若仙人,敬之如神人,受宠若惊,浑身战栗,不知所措。

“不要激动,我知道你的性格。”她抚摩着我的头顶说。

“不过,我风尘下士,只有这么一间小房子,又堆着这些书籍杂物,你能在这里容身吗?不太屈尊吗?”我抱歉地说。

“没关系,不久你可以搬回你原来住的大房子。”

这样,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。这位女同志,不只相貌出众,花钱也出众,我一个月的工资,到她手中,几天就花完了。我有些担忧了,言语之间,也就不太协调了。一天,她忽然问我:

“你能毁家纾难吗?”

我说：

“不能。”

“你能杀富济贫吗？”

“不能。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，平日是犯法的。”

“你曾经舍身救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，在别人遇到困难时，我也没有害过人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你使我失望。”

我内疚得很，感到：我目前所遇到的，不仅是个仙人，而且是个侠女！小子何才何德，竟一举而兼得之！

后来冷静一想，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？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，她早已经是个烈士，被迫认为党员了。但我只能心非之，不敢明言，以触其怒。因为我发现，美人在欢笑时，其形象固然动人，能勾魂摄魄，但一变脸，也能使人魂飞魄散，怪可怕的。

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。我有很多小说，她有很多朋友，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小说，于是我屋里的小说，都不见了。我有很多字帖，她的朋友好书法，于是，我的字帖又不见了。一天，她竟指着我的四木箱三希堂帖

说：

“老楚好写字，把这个送给他！”

“咳呀！”我有些为难地说，“听说这东西，现在很值钱呢，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，还换不去呢！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！”

“你呢呢嘛？吝啬！”她大声斥责。

渐渐，我的屋子里，东西越来越少了，钱包也越来越空了。心想，我可能是有些小气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生活的态度，越来越烦琐起来，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举例说罢，一件衣服，穿得掉色了，也不愿换件新的。一双鞋子，穿了将近五年，还左右缝补。吃饭时，掉一个米粒，要捡起来放在嘴里，才觉心安。朋友来的书信，有多余的白纸，要裁下来留用。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，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。此非大丈夫之所为，几近于穷措大之行动。又回想，所读近代史资料，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，当着客人的面，接连不断把只吸几口的三炮台香烟，掷于地下。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，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，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。如此等等，恭聆仙人的玉责，不亦宜乎！

但又一转念：军需官之大方，并非他从老家带来，乃是

克扣战士的军饷。仙人刚到此地时,夜晚同我散步,掉了五分硬币,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,并未见大方之态。今之慷慨,乃慷敝人之慨也。一想到这里,我心中又有些牢骚了,但仍慑于仙威,隐忍于怀。

真不愧是仙人,能察秋毫之末,我心怀不满,竟被她觉察到了。

“受罪的脑袋!”她白了我一眼说,“经历了一场浩劫,还执迷不悟。你知道为什么在运动期间,造反派对你那么不客气吗?就是因为你吝啬!如果你事先能疏财仗义,广交天下英雄豪杰,你的处境会好得多。及至大难临头,你却把钱上交国库,上交国库谁领你的情?为什么不分赠周围的革命群众,特别是造反的头头?”

“那怎么行?那就是收买无产阶级,罪过要加一等的呀!”我急忙分辩说。

“我做给你看看。”她拉开门出去了。

原来,我在这个住所,经常受到欺侮,侵占,扰乱,破坏。“解放”以后,情况虽有些好转,还是时常遇到不愉快。同院的人,没人愿意跟我说话,白眼相加,就是小孩子们,也处处寻隙发坏。前天,有朋友送了我一棵小香椿树,我栽在窗台下,一夜就给拔走了。发还了收音机,我开开试

听了一下,从墙外飞来一块砖头,几乎把窗玻璃砸碎。我有一只大鱼缸,因为屋里没地方,放在自己搭盖的小厨房里,被撬开门偷走了。报告了机关军管组,也不顶事,还被批评继续养花种草,花鸟虫鱼等等。

不多会儿,她从街上回来了,抱着两个大纸包,一进大院门,她就招呼那些孩子们,一人一个苹果,一大把糖。有的孩子不要,她笑着给他们装在口袋里。

“谢谢钱阿姨!”一个孩子喊,其他的孩子跟着喊。

“你明天再去弄一棵香椿树,”她得意地对我说,“看还有人给你拔走不?你身为作家,不通达人情世态,可怪也。你总说对人没有恩怨。没有恩,便是有怨。而怨可以用恩冲洗之。唐朝有诗人,名唤韦庄,就是写《秦妇吟》的那一位,做了官还称薪而爨,数米而食,这样吝啬,我看和你差不多,或者说,你有过之无不及。清朝有文人,名叫汪中,有一部集子《述学》,他为人孤傲,而患神经衰弱,最怕鸡声,与邻里关系不好,邻人大养其雄者,昼夜齐鸣,以犯其病。我看你和他也差不多。汪中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,不然下场可知!”

我对她的引经据典,振聋发聩,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心想,自己买了这么多书,临事不能活学活用,成为书

呆子一盆面酱，面对眼前的才女佳人，实在无地自容，心里的一些不满，也很快消失了。

“你吃亏就吃在过去没有一个贤内助，”她惋惜地说，“死去的大姐，农村妇女，又是文盲，也是视钱如命的人。”

她的责难死者，又引起我的不满。心想，一棵香椿树苗，所值几何？你的一大包水果，就可以买回几十棵。这种想法，当然又不妥当，只好低下头来，唯唯称是。

正当我得到“贤内助”之时，政治形势也有好转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，对老干部的政策落实也加快了。不久，我们搬回了原来住的大房子。我又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仙人的未卜先知。她手脚大方，交游很广，从此，我们家里，人来人往，五行八作，三教九流，热闹非常。

过了一年多，我正庆幸家庭的中兴有望，政治形势又大变，周总理逝世，邓小平同志被免除职务，对老干部的迫害又加紧了。政工组的人来得勤了，客人稀少了，同院的人态度又变了。仙人的神态，也有些异样，她到学习班去了。每次回来，不是说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，就是说，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。最后一次回家，她说：

“消息不好，你准备一下吧，恐怕还要抄老干部的家！这是政治，我无能为力，爱莫能助，你善自为之吧！”

确实,这些日子,户口警到我家察看的次数也多了。

从此,她竟渺如黄鹤。我也从梦中醒来了。

芸斋主人曰:古之英雄而具神仙之质者,莫若留侯。及其晚年,犹学辟谷,道引轻身之术,以示无能为力。今仙人一女身耳,值不测之机,而求自全之路,余不得责怪之也。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灯下

地 震

一九七六年七月,天气奇热,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我每天脱光了上身,搬一把木椅,坐在后面屋里的北窗之下,喘息着吹吹凉风。院里是不轻易去的,“无产阶级”造反的劲头又足了。一会儿喊叫打倒孔老二,一会儿喊叫反击右倾翻案风。我能活着回到院里来,住原来的房子,他们就认为是翻案,我只能在屋里躲着。可是,机关的政工组,又不断来屋里察看,催我去学习反右倾的文件,参加讨论。